

愛美人更愛江山

戲說毛澤東之十一

● 劉昌博 (自由作家, 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野合性趣妙不可言

自從毛澤東對大家宣佈：他和賀子珍兩人相愛了，由同志愛轉變為夫妻愛後，就公開同居在一起，享受著初婚的甜蜜生活。

一天，賀子珍拉著毛澤東去爬山，觀賞井崗山的壯麗景色，認識附近山區地形。談到爬山，賀子珍身輕如燕、健步如飛，毛澤東哪是她的對手，只爬了兩座山，毛便汗流浹背，氣喘吁吁，累得爬不動了。

於是，他倆選在一處山崖下憩息，毛躺臥草地上，任由賀子珍給他渾身輕柔地按摩，他居然呼呼酣睡了一覺。他甦醒過來，瞥見賀子珍斜臥身旁，曲線玲瓏，嬌美無比；腦海裡忽然憶起少年時，在家鄉和佃農女兒曹秀娃於山坡草野幽會的綺美情景，精神亢奮、血脈賁張，慾火先從身上的敏感部位燃燒起來。

於是，他發現四野靜寂而隱蔽，遂毫無

顧忌地和賀子珍「野合」起來；雙方像野獸般的恣情縱慾。由於，環境清幽，空氣新鮮，彼此都獲得妙不可言的歡暢。從此，他倆皆嚮往與迷戀於「野合」的感受。

雲收雨歇後，賀子珍要毛澤東坦白交代過去的婚愛史；毛拗不過她的追求，只得勉強地講起自己的婚愛經歷：「我今年三十四歲，先後結過兩次婚；第一次是我十四歲時，在父母逼迫下和比我大四歲的羅家二小姐結婚，因她沒有名字，大家叫她羅妹。我和羅妹的婚姻，有名無實，沒有『圓房』，我就出外讀書，三年後她在家鄉病死。」

「第二次結婚，不！應該說是同居；因母親堅決反對，我和楊開慧只好在外租屋同居。那時，我二十七歲，楊開慧十九歲；如今，我已給我生了三個孩子，都住在湖南老家，關山遠隔，音訊杳無；我現在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我的婚愛史很單純，只有這些：……」

「哼！只有這些嗎？太不誠實啦！」賀

子珍臉上消失笑容，冷冷地說：「三年前在九嶺山寨跟二公主結婚的一次，在關公廟正式拜堂，難道不算嗎？」

「那次是在槍口下被逼結婚的！」

「呸！呸！」賀子珍伸手在毛澤東大腿上狠狠地擰了一把，然後厲聲指責說：「沒良心的人，你把人家的肚皮搞大了，難道也是在槍口下被逼幹出的好事？」

「這些事！妳怎麼都知道？」毛澤東惶急地問。

「哼！別把人看扁了，別認為只有你的心上人鳳娃會搞情報，會左右開弓玩雙槍！」賀子珍自負而倔強地說：「本姑娘真希望哪天碰到她，跟她比賽槍法，請你當裁判，看誰厲害？」

「妳們千萬別哪樣？兩敗俱傷，我的心痛。」毛澤東急切地說：「她在兩個月前參加『秋收起義』，會攻長沙失敗，下落不明，可能凶多吉少啦？」

「哼！你真風流嘛！討的老婆一個比一

個年輕，像煞吃嫩草的老牛，見到年輕漂亮的女人就拼命追，是豬八戒轉世嚟！」賀子珍咽了一口氣，仿如喝了一罈鎮江醋，粉臉凝聚殺氣忿忿地說：「算本姑娘倒楣，木已成舟，只好既往不究；今後，你如果再偷腥，去勾搭別的女人，可得當心本姑娘腰間雙槍不長眼睛的子彈？」

毛澤東聽罷，表面上保持鎮靜，心中不寒而慄，連忙把話岔開，有意轉移話題說：「妳剛才說我討的老婆一個比一個年輕，這倒是事實；妳不是比我前面討的三個，更年輕、更漂亮、更能幹、更厲害嗎？我愛得都快發狂了！哪敢再有非分的念頭！」

「油嘴滑舌，今後，在井崗山上諷你也敢？」她停頓了一下，忖思一會兒說：「咱們私自結婚已三天了，雖說不必像九嶺山寨二公主的婚禮哪般鋪張，總得請咱們山上的主要幹部喝一杯喜酒才像話呀！尤其，袁文才和王佐兩家的人，一個都不能少，今後在山上都要相互照顧，彼此支援的！」

「應該！應該！」毛澤東點頭說：「藉此連絡感情，還是我的新夫人想得週到，佩服！佩服！請客的禮數要週到，就請夫人去費心安排吧！」

喜筵桌上各懷心事

毛澤東左一句「夫人」，右一句「夫人」；賀子珍聽了喜上眉梢，很是窩心。她是個能幹又逞強的女人，只花三天時間，就把

喜筵搞定了。

喜筵設在半山腰的陽明祠，這座祠是明代武宗年間，井崗山附近士紳紀念王陽明討平寧王宸濠之亂，釀資興建，祠前有一塊曠地。喜筵設在曠地上，擺有五桌，不到午時，山上有頭有面的幹部幾乎都到齊了。

這一次，賀子珍和她的妹妹賀怡是最忙的人；她倆要接待來賓、並一一給毛澤東介紹認識，另一方面又要吩咐廚房準備茶水膳食，忙得暈頭轉向。

前來喝喜酒的各路人馬，心頭的想法大異其趣：比如山上原有的土匪頭子中，王佐耽心毛、賀兩家聯姻，實力大增，對他是個威脅。袁文才垂涎賀子珍的美色已久，而今，夢裡佳人結婚了，新郎不是他，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心中最難受的是九嶺山的二寨主曹阿根夫婦，二女兒鳳娃下落不明，而乘龍快婿——毛澤東竟然又娶了嬌妻；但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所以他倆夫婦託病不來赴喜筵，請趙大鬍子代表參加。

喜筵上最開心的是王佐的母親——王老太，她既是賀子珍的「乾媽」，又是高齡長者身分，當然應該坐在首席；手腕上戴著毛澤東送她的一對祖母綠翡翠玉鐲，閃亮耀眼，十分風光。袁文才的三個老婆，暗喜少了一件心事，因為她們潛在的情敵出嫁了。

從來綠林豪傑，山寨好漢，粗獷豪邁，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酒筵開始後，祠堂前地壩上就沸騰起來，或猜拳，或行酒令，嘻

笑叫嚷好不熱鬧。

針鋒相對兵來將擋

突然，山寨土匪頭之一的王佐，存心要找碴，給毛澤東一個下馬威，手上捧著一大碗酒站起來高聲叫嚷道：「她媽的，今天咱們來喝喜酒，要盡興，不醉不歸！」他說到這兒，居然把捧著的一碗酒仰著脖子一口喝盡，然後走向毛澤東和賀子珍面前：「她媽的，毛兄你真有本事，到山寨沒幾天功夫，就把乾妹子追到手了；聽說你的學問很好，我要考考你，對答不上來，罰酒三大碗！」全場的人，要瞧熱鬧，都鼓掌起哄。

「王兄！請問怎麼個考法！」毛澤東站起身問話。

「很簡單！我出個對聯你來對，對不上，罰酒三大碗；對上了，我喝三大碗！」這時，全場寂然無聲，王佐指著對面的山岩朗聲唸出上聯：

「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是柴！」毛澤東聽罷，心想不妙，這是一個「拆字聯」外加「嵌字聯」，「岩」字拆開是「山石」二字，「枯」字拆開是「古木」二字，「柴」字拆開是「此木」二字。妙在把「岩、枯、柴」三字嵌進去，難在下聯必須找三個類似的字對上。

全場視線盯住毛澤東，看他如何來對此一巧聯，賀子珍更爲他捏把冷汗。毛澤東用右手搔了一下頭頂的亂髮，看

了身旁的賀子珍一眼，略一尋思，即起身朗口唸出下聯：

「長中帳內，女子好，少女更妙！」

聽懂的人熱烈鼓掌，未聽懂的人茫茫然。原來此一下聯妙在「長中」二字加起來是「帳」，「女子」二字合起來是「好」，「少女」二字合起來是「妙」。

這時，另一土匪頭子袁文才起身揶揄說：「毛兄的下聯是經驗之談，因他剛跟咱們山上十七歲的賀小妹結婚，當然對『少女更妙』的滋味，親身體驗，印象深刻啦！咱們哪裡會知道？」他的話剛說完，笑聲炸了起來，賀子珍卻低著頭，羞紅了臉。

「我也要出一個即景的上聯，請教毛兄！」袁文才說罷，也照例先喝乾一大碗酒，他更存心要毛澤東當面出醜，下不了台，於是他朗聲唸出一副嘲諷兼嵌字的上聯：

「毛大哥追求賀么妹，毛手毛腳，先上車後補票，老牛吃嫩草，心餘力絀，又疲又累，毛兄啊！何不請人代勞！」

大家聽了上聯大為吃驚，聯中的詞句對毛澤東十分不敬，都耽心他這個「湖南騾子」發牛脾氣，搞的不歡而散。可是，毛澤東付思片刻，暗想此時此地不能發脾氣，要以牙還牙才是正著，必先將此一「嘲諷聯」外加「嵌字聯」對好，再跟袁文才算賬。於是，他把怒火埋在心裡，大聲對出下聯：

「王陽明攻打井崗山，王將王兵，明明陣暗偷襲，書生率大軍，兵強馬壯，速戰速

決，王兒呀！豈敢妄議戎機！」

此一下聯對得雖不太工整卻很巧妙，既將袁文才刁酸刻薄的嘲諷擋回去，復罵袁是王佐的兒子。與會的人於鼓掌叫好之餘，莫不佩服毛澤東才思敏捷，文武兼資，簡直跟宋代的王陽明一般，書生報國，出將入相，大有希望。

引經據典懲惡造反

王佐和袁文才不失為綠林好漢，草莽英雄，甘心認罰各喝三大碗罰酒。毛澤東和賀子珍也各喝一大碗，算是「陪酒」，大家沒想到他二人，竟有如此海量。

繼而，毛澤東站起來，先喝完一大碗酒，然後用湖南腔調慢吞吞地說：「王伯母！袁兄和王兄以及在座的各位英雄好漢！我和子珍今天都很榮幸，大家賞臉來喝這一杯水酒，給足了面子，內心萬分感激。」

接著，他又捧著一大碗酒，拉著賀子珍一同喝乾，來表示他倆的真誠謝意：「我倆的結合，是要把同志愛和夫妻愛結合在一起，心手相連，共同為一個救國救民的偉大理想而奮鬥。」

「咱們來到井崗山聚會，是一種緣份；但不是來逃難的，不是來喝酒的，更不是來作對聯的。因為，逃難是躲避，是退守，是坐以待斃。宋代朱宸濠在南昌造反，理應揮軍朝北京進攻，他卻退守井崗山，結果被一個書生型人物王陽明打敗了。」毛澤東轉身

指著背後的陽明祠說：「這就是個歷史的見證」。

「咱們讀歷史，看戲曲或聽說書，都知道，漢高祖劉邦，原是沛縣的一個小亭長，他在安徽芒碭山斬白蛇起義，身邊的弟兄只有十多個人，結果一統天下，當上了開國皇帝。」

「和劉邦同時造反的，還有安徽宿縣的陳勝和吳廣，他們都是被徵召強迫勞役的貧苦農民，手邊連兵器也沒有，只得『揭竿』起義，所謂揭竿即是把竹子砍下削尖來做兵器，後來他們都一度稱王建國，歷史留名。」

毛澤東說到這裡，看到與會的人聽得津津有味，而王佐的母親——王老太太還不住點頭，不時又鼓掌。於是，他得到鼓舞，又繼續說下去：

「大家都讀過三國演義，都曉得『桃園三結義』故事，劉備原是個打草鞋、織草蓆的小販；關雲長是一個販馬走私，殺了人被官府通緝的逃犯；張飛是一個殺豬賣肉的屠夫，三人結為異姓兄弟，號召了河北涿縣的三百多鄉勇，出外打天下。居然，震動中原，後來禮聘諸葛孔明為軍師，在今天的四川建立蜀國，三分天下，名垂青史。」

「還有朱元璋，原是安徽鐘離縣皇覺寺的小和尚，沿門托鉢乞食，貧因潦倒。後來，從軍造反打天下，他就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明太祖。」

「還有努爾哈赤，他起初打天下時，只有祖父所遺下的十三副甲冑與數十名騎兵而已；後來，統合了女真族的『八旗軍』，風捲了滿洲，征服了大明帝國，他就是清代開國之君清太祖。」

「各位鄉親，各位同志，我前面所講的開國雄主，各代英雄，他們是爹娘養的，咱們也是爹娘養的？他們沒有三頭六臂！跟咱們一樣只有兩隻手和兩隻腳，是不是？」

「是！他們跟咱們一樣的是人，不是神仙下凡！」與會人高聲迴應，掌聲熱烈，情緒高昂。

於是，毛澤東面帶笑容，切入主題：

「他們是爹娘養的，只有兩隻手，兩隻腳，跟咱們完全一樣，他們能做的事，咱們為什麼不能做？是不是？」

「是！」群眾大聲附和。

「咱們井崗山有近兩千人馬，遠比當年劉邦、劉備、朱元璋及努爾哈赤起兵時的人馬多好幾倍；如果，咱們大家團結起來，統一一號令，集中力量，起兵下山打天下；我敢保證，遠比他們成功的機會更多更快，是不是？」

「是！」與會的人莫不興奮地高叫起來

「因為，咱們今天的政府遠比明末，清末的政府還要腐敗，各地軍閥遠比秦始皇還殘暴，各地的官吏遠比帝王時期更貪污！還有地痞流氓、神棍幫會與地主劣紳，都騎在

人民的頭上！尤其是農民，被壓迫得生不如死。唉！咱們今天的國家，外有強鄰壓境，內有軍閥誤國，咱們再不起來革命，推翻這個腐敗的政府，打倒這些殘暴的軍閥，咱們的後代子孫勢將變成亡國奴啦！」

三男一女飲血盟誓

毛澤東說到此處，心情沉痛，語音哽噎，淚珠在眼角滾動；全場的人都被感動得既沉痛又悲憤！

「今後，咱們不可死守山寨，要下山組織佔全國百分之九十的貧苦農民，一齊來造反，一齊來革命，把騎在人民頭上的所有反動勢力拉下馬來，讓農民翻身，讓國家富強……。」

「對極了！毛先生！我要插幾句話！」

毛澤東轉頭一看，打斷他講話的，竟然是一位老太太——王佐的母親。大家都楞住了，王母顫巍巍地站起來揚聲說：

「老身今年六十八歲了，吃的鹽，過的橋，都比在座的人多。」她咳了一聲，吐了一口痰，喝了一口茶，略爲清了嗓子說：「老身的眼沒有花，不會看走眼；這位毛先生

，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口有口才，是個很有出息的人物。老身今天斗膽建議：做照古時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今天咱們就來個『井崗山四結義』，然後大家精誠團結，下山造反打天下，好不好？」

「好！好得很！」全場的人一致鼓掌叫

好！聲震山谷，迴聲盪漾久久不停。王佐素來孝順，心中雖不贊同，但不敢反對。

「老太太！咱們只聽說：『三結義』，從哪兒來個『四結義』？」袁文才提出此一疑問。

「怎麼沒有！井崗山上現在就可湊成四結義：毛先生、你、王佐，再加上我的乾女兒賀姑娘。」王母反駁說。

「可是，賀姑娘只是個女娃兒！」袁文才提出反對。

「呸！呸！什麼女娃兒，現在人家結婚了，女人一結婚就算大人！何況，賀姑娘是有名的神槍手，雙槍女俠，那一點會輸給我們？」王母雖不識字，但她跟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一樣，喜歡看舞台戲，聽評書，滿腦袋的英雄好漢、才子佳人、俠女刺客等的傳奇故事。

「袁先生你怎可重男輕女？戲曲上的『風塵三俠』，其中不也有一女娃兒紅拂嗎？『八仙過海』裡面，不也有一個女娃兒何仙姑嗎？『梁山泊』忠義廳結義的一〇八條好漢中，不也有兩個女兒家：一個是一丈青扈三娘，另一個叫母大虫孫二娘嗎？」

經王母引經據典的說詞，大家起哄附和，來一個別開生面的「井崗山四結義」，三男一女，兄妹相稱。問題是誰來當老大——大哥？中國人都有「寧爲雞頭，不作牛後」的自大狂，都想爭著當「老大」，毛澤東亦不例外。

王母建議：四結義的兄妹次序，依照「桃園三結義」以「序齒」——即按十二生肖出生年月先後來分：

「我屬龍！」王佐說。

「我屬兔。」袁文才說。

「毛先生，是屬什麼？」王母問。

毛澤東心中盤算，他生肖屬蛇，今年三十四歲，序齒他比王佐、袁文才都小，當不成「老大」，要屈居「老三」多沒意思，從古到今「老三」都是倒霉鬼。好在當時沒有識別年齡的身分證，於是他謊稱屬「虎」，這樣就比袁、王二人都大了。

「序齒算來，毛先生屬虎三十七歲，是老大；袁先生屬兔三十六歲，是二哥；王佐屬龍三十五歲，是老三。」王母轉頭問賀子珍：「賀姑娘妳屬什麼？」

「我屬貓！」賀子珍心中一急，衝口冒出，引起全場哈哈大笑，有的笑得彎腰噴飯。

「奇怪！我屬貓，有什麼好笑的？」賀子珍是當時的「新新人類」，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肖屬什麼？心想有屬狗屬鼠的，當然也有屬貓的了。

「賀姑娘！十二生肖裡面，壓根兒沒有屬貓的。」王母笑說：「不管妳屬甚麼！妳都是老四，小公妹，如今，你們四人結義，龍頭鳳尾，龍鳳呈祥，後世必傳為佳話。」

於是，山上眾家兄弟，在陽明祠內點香燭，擺供品，在王老太太監誓，來賓們觀禮

下；他們兄妹四人斬雞頭，飲血盟誓，結為異姓兄妹；有難同當，有福同享，齊心合力造反打天下。

原是喜筵，發展成爲結盟的義舉；毛澤東心中十分感激賀子珍的籌劃奔走，及王老太太的即席建議，促成他當上了井崗山上的「老大」，名符其實是個「山大王」。有了一展身手的據點。

整編兵力乘機擴權

從這時起，毛澤東真正當上「山大王」，但卻有些部屬站出來反對；他乾脆地答道：「當山大王就當山大王，歷史上從沒有消滅過山大王。他曾經沾沾自喜地說：「我們這個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共產黨領導，有主義、有政策的山大王，不是過去打家劫舍那種山大王。」

毛澤東爲何一定要在井崗山當山大王呢？他曾作了有系統的論證：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而農村又是敵人統治最薄弱的地方。共產黨到農村去，等於避實就虛，用自己的長處去攻擊敵人的短處。井崗山恰是一個農村中的農村。

他認爲廣大的農村是海洋，共產黨是魚；海洋是他們革命大業休養生息，繁殖茁壯的地方。

他摒棄了「城市中心論」，堅持「流寇主義」，堅守「山大王中心論」的農村革命

路線。過去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農民革命運動，但最後都失敗，探究原因是沒有建立穩固的革命根據地，一旦失敗就沒有退路。

他比喻說：革命沒有根據地，就像人沒有屁股一樣，一個人沒有屁股就坐不穩；一支軍隊沒有根據地就沒有大本營；而今，井崗山就是紅軍的大本營，農民革命根據地的核心。

當時，他的戰略戰術指導原則是：紅軍要以井崗山爲攻守進退的後盾，對國民黨統治勢力比較堅強的湖南，採取守勢；而對國民黨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採取攻勢。總之，採取避實就虛，游動無常，乘間趁便的機動游擊戰法；這種戰法就像漁夫的魚網，隨時可以撒網，隨時可以收網，任何敵人都奈何不得。

要打游擊戰，要以農村包圍都市，都必須掌握軍權，才能「槍桿子出政權」。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將井崗山現有兵力加以整編，成爲自己指揮的基本隊伍。

當毛澤東初上井崗山時，統率的是農工革命第一師第一團，下轄三營殘兵敗將不到千人。而今，他爲要擴大編制，增強實力，收編井崗山及九嶺山兩路人馬，特別委派袁文才、王佐、曹阿根（九嶺山二寨主——鳳娃的父親，毛澤東的岳父）爲營長，賀敏學（賀子珍的哥哥，毛澤東的舅子）爲警衛連長，妻子賀子珍爲機要秘書。如此一來，他的實力就增加了一倍。

鳳娃爹娘尋女心切

毛澤東正要發佈人事派令，突有曹阿根夫婦帶著張小虎及趙大鬍子一行人來辭行。曹氏夫婦面帶憂傷地表示：「二女兒鳳娃迄今下落不明，恭賀賢婿新婚，娶得如花美眷；他們已沒有必要再留在山上，只希望把原有人馬帶回九嶺山寨營生。」

毛澤東聽罷，心中愧疚交集又惶恐不安。回想他三年前跟鳳娃在山寨結婚沒幾天，即下山而去，害她苦守三年，為他生下一子。而今鳳娃下落不明，他又另結新歡，怎不愧疚萬分？再者他們要將三、四百人馬帶走，實力大為削弱，則他的「山大王」寶座勢將不保！他的革命理念可能落空！內心的惶恐，不難想像。

毛澤東處此危疑尷尬時刻，當即屏退左右，掩上房門，卜通一聲雙膝跪在曹氏夫婦面前，沉痛而哽咽地說：「岳父！岳母！在上，小婿無時無刻不在想念鳳娃；在皇天神明面前，我可發毒誓，來表明心跡……。」

「賢婿呀，千萬不可發毒誓；鳳娃知道的話，也會於心不安的！」曹嫂心軟，趕緊把毛澤東拉起來。

「你們二老永遠是我的岳父和岳母，鳳娃也永遠是我心愛的夫人。」毛澤東站在曹氏夫婦身旁，眼眶潤紅，神情憂傷地說：「小婿這次再婚，實是環境所迫，帶著這些殘兵敗將，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前無

去路，後有追兵，不答應婚事的話？那有落腳立足之地……。」

「賢婿！你內心的苦衷和為難處，咱們都知道；請寬心，並無責備之意；不過，我們一定要下山去尋找鳳娃。」曹氏夫婦淚流滿面地說：「自從順娃、招娃和秀娃相繼慘死後，咱們的四個女兒，如今只剩下鳳娃一個，不管是生是死？無論尋到天涯海角，都要查個明白。賢婿呀！希望你成全我們這番苦心！」曹氏夫婦幾乎要下跪哀求。

毛澤東快速地將曹氏夫婦扶起來，然後他誠懇地請求說：

「岳父，岳母尋女的心情，我完全了解，如果，環境許可，我願意陪你們下山尋找鳳娃；因為，她永遠是我心愛的夫人，岳父、岳母！請你們考慮我的兩個建議。」

毛澤東左一個岳父岳母，右一個岳父岳母的稱呼，態度又那麼誠懇，曹阿根夫婦不諒解他新娶賀子珍的忿懣，被他的誠懇所感動，全都消失了！

「賢婿！請把你的兩個建議講出來！」

「我第一個建議：你們下山找到鳳娃，一定要趕快回來；因為，我深愛鳳娃，她仍是我的第一夫人——正宮娘娘；咱們仍是不分彼此的一家親。」毛澤東建議的第一點，曹氏當然點頭贊同：「至於，第二個建議：你們下山是去尋找鳳娃，不是下山去打仗，何必帶三、四百人馬上路，武功山無險可守，九嶺山已成陷阱，沿途倘遇國民黨官兵追擊

圍剿，危機四伏，我真不放心。不如把大隊人馬留在山上，由趙大鬍子以副營長身分統率，你們找到鳳娃回來後，營長位子誰來當，由你們父女決定。」

曹氏夫婦考慮後，贊同毛澤東的建議；他倆夫妻帶了外甥張小虎及幾個親信隨從化裝商販下山尋女。毛澤東設宴餞行，並餽贈旅費壯行。

毛澤東一番說詞，留下了從湖南家鄉九嶺山來的大隊人馬，心中萬分高興。毛召見趙大鬍子，拍著他的肩膀說：「趙大哥！你是一位既忠心又能征慣戰的勇將。職位已是代理營長，趙大鬍子只是個『綽號』，不算正式名字；從今天，我給你改名叫『趙必勝』，每戰必勝，你看好不好？」

趙大鬍子聽了，點頭同意；在以後的征戰歲月中，趙必勝果然每戰必勝，成為毛澤東麾下一名勇將和福將。

三大紀律六項戒條

這時，毛澤東深深體認到一個鐵的事實，「有軍則有權」。孫中山沒有軍權，只當了兩個月臨時大總統，就被袁世凱的北洋軍逼下台。蔣介石擁有軍權，雖一度下野，不久又東山再起。從此，他記取教訓，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視兵如命，抓住槍桿子不放，實行在槍桿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不久，他把井崗山上的人馬，擴編為兩

個團，大量招兵買馬，作為擴展軍事實力及展開武裝鬥爭的基礎。

這段期間，毛澤東的運氣很好，國民黨內部「寧漢分立」，內鬥劇烈，動亂不已；搞到蔣介石、汪精衛先後下野，群龍無首，無暇顧及毛澤東在井崗山的迅速擴展。

他充分利用此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把軍隊拉下山在井崗山附近各縣發動農民武裝暴動，打擊土豪劣紳，打擊貪官污吏，打擊神棍流氓，把他們的田地及財產，分發給當地的貧苦農民。這個攻擊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昌，違之者亡。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在農村裡一切權力歸於農會，農民翻身成了主人。

毛澤東趁機把農民武裝起來，用這部份武裝了的農民，去保護和解放另一部份農民。於是，革命就這樣滾雪球般地愈滾愈大。而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黨、政、軍、民四位一體的社會結構；這種模式，以井崗山為根據地向附近縣市輻射出去。

這時候，毛澤東逐步擴展權力，他從邊界特委書記上升為前委書記；並一步步控制軍隊，提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害東西要賠。

一九二九年以後，毛澤東將三大紀律中的「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

眾一針一線」；把「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不久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再把六項注意增加兩項即：「洗澡避女人」及「不搜俘虜腰包」，形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尤其，最後兩項注意影響深遠；農村婦女認為紅軍尊重女權，大批年輕婦女投入革命陣營。由於「不搜俘虜腰包」的緣故，國民黨地方民防部隊，經常一排或一連投奔過來。

這是，他從會國藩的帶兵方法，所得到的啓示。同時，毛澤東深信：農民是水、紅軍是魚，依靠群眾的人民戰爭，必須實行軍民一家，官兵一體的原則，才能做到「如魚得水」，發揮戰鬥力量。

據說「洗澡避女人」這一項，是賀子珍向毛澤東建議的。在賀子珍的影響下，毛在江西制定了新的「婚姻法」，新的規定認為男女相戀開始「同居」，就被視為「結婚」，不管他們是否領有結婚證書。這是因為毛、賀的結合，雖然請人吃了喜酒；但並無結婚儀式，也無結婚證書，在傳統上只能是同居而已！

當時國家戰亂不休，社會動盪不安，一般青年男女要按傳統方式結婚，繁文縟節，鋪張浪費，怎能辦得到。因此，想把這種視同居為結婚的形式，將不穩定的家庭或愛情生活標定成爲社會規範。

新婚姻法實施後，確實出現了一幅結婚與離婚的繁忙景象。當時，許多農村姑娘把

井崗山的「蘇維埃政府」當作婚姻管理局；她們等在那裡，直到那些不耐煩的幹部給她們找到了男人才罷休。

激情過後亮起紅燈

英國文豪莎士比亞說得對：「少女們什麼都不要，只要丈夫；但當她們得到丈夫之後，卻又什麼都要。」十七歲的賀子珍就是這樣的一個少女，她和毛澤東見面只有三次，時間僅有兩天半，幾乎什麼都不要，就跟毛澤東同居結婚了。可是，婚後她的要求就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結果，多數的要求都落空了；於是他們的婚愛之情，在蜜月期間即出現裂痕，亮起了紅燈。

比如：賀子珍憧憬婚後的日子，是時時刻刻，朝朝暮暮都跟毛澤東廝守一起，形影不離，永遠過著像初婚夜的甜蜜生活。可是，毛澤東的事業心、企圖心及使命感都異常強烈；他爲了革命，爲了造反，爲了鬥爭，變成了工作狂，一天忙到晚，有時兩三天不回家。這當然使賀子珍的美夢落空了。

比如：賀子珍天性好動，是個具有叛逆性的標準「野丫頭」；她熱衷於飛身上馬奔馳於山嶺間，射殺獵物或敵人。可是，毛澤東卻要她留守團總部，擔任生活秘書及機要秘書，整天伏案爲整理和管理各種機密文件而忙碌。由於，在槍林彈雨衝鋒陷陣中過慣了的她，而今，工作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天待在屋子裡，整理一堆又一堆的資

料，感到無聊極了。

為此，賀子珍很生氣，覺得自己真倒霉，要不是跟毛澤東結婚，才不幹這個撈什子機要秘書。有一天，她和毛澤東為工作問題，大發脾氣，在臥房吵了一架。

「你好不懂事！」毛澤東開導她說：「妳知道嗎！這些工作是多麼的重要嘛！我們同中央的聯繫，中央對我們的指示，上傳下達，都要通過妳；妳把機要秘書工作做好，不光是對我的工作的支持，也是對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

「我才不稀罕當這個機要秘書，多麼重要是你的看法，在我看來都是廢紙一堆。」賀子珍氣呼呼地說：

「我要你多抽出時間陪伴我，要不然嫁丈夫幹嘛？」

「妳真是不懂事嘛！簡直不可理喻！」
「哼！我不懂事，不可理喻！」賀子珍一氣，順手把一只江西景德鎮出品的茶壺砸掉，搞得滿地碎磁塊及茶水，然後瞪著充滿幽怨與忿怒的圓亮眸子，大聲咒罵說：「楊開慧懂事，曹鳳娃明理，你去把她們找回來了！我們結婚不到一個月，你就嫌我，那我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下去！」

「妳胡鬧夠了嗎？我累了一整天，我要休息！」

毛澤東說罷，氣得面紅脖子粗，碰的一聲，用力把房門掩上，衝出房門外，倒在客房的藤椅上假裝呼呼大睡。

賀子珍獨自留在臥室裡，砸東西、甩物品，厲聲大罵：

「沒情沒義的東西，從明天起，我要拉走我屬下的永新人馬，跟袁二哥（文才）、王三哥（王佐）會合一起，去過我們以前那種逍遙自在的生活……。」

老實說：毛澤東不怕賀子珍發脾氣，也不怕她一人出走；最害怕她把她所屬人馬帶

走，又和另兩個土匪頭子袁文才、王佐會合起來；如此，他在井崗山的「山大王」地位就保不住了。

毛澤東剛穩住了九嶺山來的人馬，而今井崗山的人馬又將變生肘腋。

他哪一夜，孤獨地躺在藤椅上，一個頭

兩個大，面對此一僵局，怎能睡得安穩？（未完待續）

陳濟棠傳

林華平著 定價新台幣叁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林華平先生的精心傑作，篇篇精彩。要目有：陳濟棠的早年、討伐陳炯明與二次東征、北伐軍中南天一柱、躍登龍門，編遣兩廣部隊、兩廣恩仇記、兩次出國、胡漢民被扣與寧粵分裂、西南兩機構、陳濟棠的馭下術、反蔣？擁蔣？建設廣州、創辦燕塘軍校、廣東工業建設與建琶江兵工廠、西村士敏廠、六個新式糖廠、硫酸廠與電解廠、肥田料廠、造紙廠、吸引僑資、英雄、美人、悼亡、提倡讀經、興學育才、設立基金、扶翼後輩、請纓抗日壯志未酬、廣東三軍離散經過、共赴國難、出長農林部、香港脫險記、大難不死、臨危受命接長海南、勇者不懼、瓊海撤退、大樹傾頹巨星隕落、陳濟棠年譜等篇，附珍貴歷史圖照二十五開本五百六十八頁歡迎購閱祇收成本費台幣叁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款到立即掛號寄書。